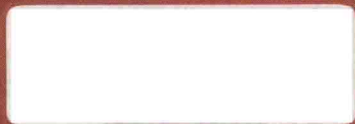


Erasmus von Rotterdam:
Triumph und Tragik

Erasmus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辉煌与悲情



STEFAN
ZWEIG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Erasmus von Rotterdam:
Triumph und Tragik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辉煌与悲情

斯蒂芬·茨威格 著

舒昌善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 / (奥) 茨威格著；舒昌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

(茨威格人物传记)

ISBN 978-7-108-05330-5

I. ①鹿… II. ①茨… ②舒… III. ①伊拉斯谟, E. (1466~1536) - 传记 IV. ① B503.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4438 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 数 227 千字 图 38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第一章 使命感和人生的意义	1
第二章 时代的脉搏	18
第三章 语焉不详的早年生活	25
第四章 伊拉斯谟写照	51
第五章 峥嵘岁月	65
第六章 人文主义的伟大与局限	83
第七章 强大的对手	109
第八章 为思想独立而斗争	143
第九章 大论战	163
第十章 尾 声	183
第十一章 伊拉斯谟的精神遗产	199
伊拉斯谟年谱	205
本书重要注释	253
人名索引	321
译者后记	326

第一章 使命感和人生的意义

我们无可否认，我们今天几乎已不再知道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个名字，而他当年可是他自己的那个世纪最负盛名和最受推崇的人。他的数不胜数的著作今天静悄悄地安睡在各家图书馆。这些著作是用人文主义者^{〔1〕}的语言——当时超越国界而今已被忘却的拉丁语写成的。这些著作当时遐迩闻名，却几乎没有一本走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连伊拉斯谟本人的形象和其他参与宗教改革的气宇轩昂的世界名人相比，也显得黯然失色，因为伊拉斯谟对自己的身世往往语焉不详^{〔2〕}——闪烁其词和前后矛盾。关于他的私人生活，很少有趣闻轶事可资闲谈。一个寡言少语和孜孜不倦工作的人很难会留下一部引人入胜的传记。甚至连他的真正业绩也会被掩埋和隐藏在现代意识之下，就像基石总是被掩埋和隐藏在已经竣工的大厦之下一

〔1〕 此处所说的人文主义者是指欧洲14世纪至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是历史文化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参阅《本书重要注释》（以下简称《注释》）1808年记事。

〔2〕 伊拉斯谟是未婚子。参阅本书《伊拉斯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1469年记事。

样。正因为此，但愿我能在这里预先简明扼要地说清楚：是什么使我们觉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位被忘却了的伟大人物在今天仍然弥足珍贵，而且恰恰是在今天。那就是他是西方所有从事著述和创作的人当中第一个有欧洲意识的欧洲人、第一个因为爱好和平而备受争议的人。他是人文主义者的理念——一种善待世人和善待思想界的理念——的一个十分能言善辩的辩护人。除此以外，他在为争取以更加公正和更能被世人赞同的方式营造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斗争中还往往是一个失败者。不过，他的这样一种悲情命运只会使我们对他怀有更加真诚的兄弟情感罢了。伊拉斯谟爱好我们也同样爱好的许多事情。他爱好写诗，爱好哲学，爱好书籍和艺术品，爱好各种语言和各个民族。他对所有世人一视同仁，不抱任何偏见，为的是要完成他自己的使命——提高人的品德。他只憎恶人世间一件事：狂热。他将狂热视为是真正违背理性的幽灵。纵使这个在所有凡人当中最不狂热的伊拉斯谟也许并非是最顶尖的思想精英，但他无疑具备最渊博的知识；纵使他的仁慈之心也许并非感人至深，但他与人为善的诚意毋庸置疑。在伊拉斯谟看来，任何一种不能包容异己的信念，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皆为我们这个尘世的传统恶习。按照伊拉斯谟的信念，人与人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一切冲突几乎都可能通过不使用暴力的互相容忍而平息，因为所有的人都受人性支配嘛。任何一种纷争几乎都可能得到比较合情合理的解决，因为挑起纷争的人和偏激的人并非自始至终剑拔弩张。所以，伊拉斯谟反对任何狂热，无论是宗教的狂热，还是民族的狂热，抑或是意识形态的狂热，他都一概反对。他把狂热视为是达成任何谅解的致命和天

生的破坏因素。他憎恶一切固执己见的人和思想片面的人，不管他们身上披的是教士的长袍还是教授的外衣。他憎恶一切刚愎自用的思想家和宗教狂人，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层和哪个种族，因为这些人处处要求世人盲目服从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些人把任何一种不同的观点都轻蔑地斥之为异端邪说或者越轨行为。所以，正如伊拉斯谟本人不愿意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一样，他坚决抵制别人把某种宗教信条或者某种政治信条强加于他自己。对他而言，思想上的独立是天经地义的事。伊拉斯谟——一位崇尚思想自由的人杰始终认为，如果有人无论是站在教堂的布道坛上还是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喋喋不休地只谈论他自己个人的真谛——好像是天主亲自向他传授而且是单独向他传授福音似的——那么，天主创造的世界的丰富多彩也就不复存在。因此，伊拉斯谟毕生竭尽其光芒四射和令人信服的全部力量在一切领域向那些刚愎自用、发疯似的狂热分子作斗争。伊拉斯谟仅仅是在极其罕见的好心情的时刻才会将狂热分子戏谑调侃一番。伊拉斯谟在自己态度相当平和的短暂时刻觉得，偏狭的狂热其实也无非是令人惋惜的头脑不开窍而已——是“傻气”的无数形式中的一种罢了。他在自己的戏谑作品《赞美傻气》^[3]中对形形色色的傻气表现做了分门别类并以夸张和诙谐的方式进行调侃。真正没有偏见——正直公正的伊拉斯谟理解并且甚至同情世人顽固不化的敌人——狂热。不过，他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清楚，狂热是人的本性中无可救药的

[3] 《赞美傻气》是1509年伊拉斯谟在伦敦的莫尔家中完成的戏谑作品，以后成为名著，详见《年谱》1509年记事〔4〕。

幽灵，狂热将会扰乱伊拉斯谟自己相当温情的精神世界和他自己的生活。

伊拉斯谟认为自己的使命和人生的意义就是通过讴歌人性调和各种对立。他天生就是一个善于兼容并蓄的人，或者用歌德^[4]的话说，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歌德像伊拉斯谟一样拒绝一切极端的思想。伊拉斯谟觉得，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任何“动乱”、任何群众性的不明不白的口水仗都违背世人的理性^[5]的清楚本质。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成为一名静悄悄的忠诚使者启迪世人的理性。他觉得，战争尤其违背世人的理性，因为战争是解决内在对立的最粗野和最滥用暴力的方式，战争和有道德观念的世人格格不入。在具有忍耐天赋的伊拉斯谟看来，真正的力量是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通过善意的互相理解使冲突得到缓和，使是非曲直得到澄清，使纠纷争端得到平息，使有分歧的各方重归于好，使离群索居的人获得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他的同时代的人把这种多方面起作用的寻求谅解的意愿称为“伊拉斯谟精神”^[6]。伊拉斯谟立志要为“伊拉斯谟精神”赢得天下。由于伊拉斯谟自己集诗人、古典语言学家、神学家、教育家——各种创作形式——于一身，所以他认为，在整个天地之间即便是看似不可调和的事物也能够互相融合。没有一个领域是他的调和艺术始终不能涉足的，或者说不敢尝

[4]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德国伟大诗人，有诗体悲剧《浮士德》传世。参阅《注释》1749年记事。

[5] 何谓理性？思想史上有不同概念。在伊拉斯谟的思想中，理性是一种道德的理性，即用理性来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融洽相处的和谐关系。茨威格在本书中将这种理性称为世人的理性 (Weltvernunft)。

[6] “伊拉斯谟精神”的德语原文是“das Erasmische”。

试的。在伊拉斯谟看来，在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7]之间、在基督教教义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智慧之间、在虔诚信仰和行为规范之间并不存在道义上的对立——一种不可逾越的对立。这个曾被授予天主教教士圣职^[8]的伊拉斯谟本着宽容思想曾将非基督徒纳入他自己的思想王国，并将他们像兄弟般似的引领到基督教教会之父面前^[9]。在伊拉斯谟眼里，哲学无非是另一种神学而已——是一种像寻求神一样的纯洁形式。伊拉斯谟怀着感激之情仰望希腊的奥林匹斯山^[10]，其诚笃之心并不亚于仰望耶稣基督的天国。伊拉斯谟并不像加尔文^[11]和其他宗教狂人那样觉得享受人生和使感官得到愉悦的文艺复兴是宗教改革的敌人，而是觉得文艺复兴是比宗教改革更崇尚自由的孪生姐妹。伊拉斯谟并不在某一个国家定居而是以四海为家^[12]，他是第一个有世界主义^[13]意识的欧洲人，他从不认同这一个国家比另一个

[7] 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参阅《注释》公元前469年记事。

[8] 1492年4月25日，伊拉斯谟在荷兰乌得勒支（Utrecht）被授予天主教教士圣职。参阅《年谱》1492年记事〔1〕。

[9] 1500年，伊拉斯谟的《古代西方名言辞典》在巴黎出版。此书包括体现古代非基督教思想的古代希腊语和古代拉丁语经典作家的名言和《圣经》名句以及基督教教会之父的名言。参阅《年谱》1500年记事〔1〕。

[10] 奥林匹斯山（Olymp），是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首的众神生活居住之地，也是古希腊的标志。古希腊是世界文明的摇篮，是西方哲学的发祥地之一。身为学者的伊拉斯谟仰望奥林匹斯山，以感激的心情缅怀古希腊哲学家，但他们均非基督徒。

[11] 让·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新教加尔文宗创始人。16世纪日内瓦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者，以严厉著称。参阅《注释》1509年记事。

[12] 伊拉斯谟一生并不在某个国家定居，参阅《年谱》1536年记事〔3〕。

[13] 16世纪的世界主义是指欧洲人应有统一的精神文明，而不是指今天的全球意识。

国家更优越^[14]。并且由于他曾使自己的头脑养成这样的习惯：根据各个国家自己认为是最高尚和最完美的思想精英——各个国家自己的栋梁之材——作为评价各个国家的唯一标准，所以他觉得所有的国家都值得爱戴。于是他认为自己的真正人生目标是这样一种崇高的尝试：把来自一切国家、一切种族、一切阶层的所有心地善良的人结合成一个有教养者的大联盟。伊拉斯谟还通过把拉丁语——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提升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互相沟通的语言，从而为欧洲各民族创造出一种超越国界的统一思维方式和统一表达方式，以便能把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永载史册——这是他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业绩！伊拉斯谟以渊博的知识怀着感激之情回顾历史，他以基督徒的悟性深信不疑地瞻望未来。但他对世上的野蛮行径——一再恶毒而又笨拙地对天主的安排进行充满敌意的扰乱——则嗤之以鼻。只有社会中高尚的人——堪称表率和有创造力的人方能像兄弟般吸引他。伊拉斯谟认为，扩大和拓宽这个社会阶层是每一个有识之士的任务，从而使这个社会阶层有朝一日犹如天国的纯洁光辉，不抱偏见地遍及天下。因为伊拉斯谟及其同道们认为，通过启迪理性就有可能促使世人进步，并希望通过更加广泛地普及教育和扩大高等教育以及更加广泛地传播著述和书籍，使个人和全体民众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这正是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最核心的信仰呀，然而，这样一种美好的信仰

[14] 此处所谓的各国是指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内的各封建邦国；除德意志本土外，先后包括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勃艮第和尼德兰（领土大致是今荷兰和比利时）、瑞士以及奥地利等。伊拉斯谟认为，不能说瑞士比勃艮第优越，或者尼德兰比瑞士优越。参阅《注释》公元962年记事。

却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些早期的理想主义者们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和几乎是宗教般的信念，他们深信：通过坚持不懈地培养学习和读书的习惯，就能使人的本性变得高尚。一味相信书本万能的学者伊拉斯谟从未怀疑过道德是完全可以教育和可以学会的。他觉得，生活的完全和谐——这个问题已经通过他几乎是完全梦想出来的所谓“世人的人性化”而得到保障。

这样一种崇高的梦想大概曾经深受欢迎吧，就像强有力的磁铁一般吸引过所有国家的时代精英。是呀，在有道德感的伊拉斯谟看来，倘若他自己的人生没有这样一种给人以慰藉的想法——一种要使人的心灵变得豁达大度的理想——那么，他自己的人生就会始终显得苍白和不充实。他说，即便他是单枪匹马，他也会怀着自己的理想工作，为世人普遍有道德而作出一些贡献。他还说，我们眼前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一个更高的完美阶段——为一种完美得多的人生历程作准备而已。是呀，谁懂得用一种新的理念去印证世人对自己的道德进步充满希望和动力，这个人就会成为他的那一代人的引路人。伊拉斯谟就是这样一个人。伊拉斯谟所处的时代对他要通过讴歌人性达到欧洲的精神统一十分有利，因为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各种伟大发现和发明、由于文艺复兴而焕然一新的各种科学和艺术早已重新成为全欧洲的一种令人欢欣鼓舞和超越国界的集体经历。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令人压抑的无数岁月之后第一次重新对自己的使命充满信心。欧洲所有国家的最优秀的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文主义趋之若鹜。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有教养的国度中的公民——欧洲的

公民。皇帝们和教皇们、邦国的君主们和教士们、艺术家们和政治家们、青少年们和妇女们都竞相学习各种科学和艺术。拉丁语成为他们共同的兄弟语言——思想界的第一种世界语^[15]；自从古罗马的文明衰落以来，共同的欧洲文化通过伊拉斯谟的学者共和国^[16]又第一次重新形成——让我们赞美伊拉斯谟的这样一种业绩吧！一个亲如兄弟的理想主义者人群的目标第一次不再着眼于为单独一个国家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而是着眼于所有世人的福祉。思想精英们的这样一种要求在思想界是相通的，各种民族语言的思想精英们要求用一种超越本民族语言的语言互相沟通。各个国家的思想精英们要求在超越国界之中彻底解放自己——以上种种都是理性的胜利，也是伊拉斯谟的胜利，是他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神圣时刻，然而，却是短暂的时刻和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刻。

为什么一个如此纯洁、有教养的国度不可能持久呢？——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按理说，一些崇高而又符合人性的理念——要求思想界互相沟通的理念应该获得普遍的赞许才是，可是为什么“伊拉斯谟精神”却在尘世只有如此微弱的力量呢？——原来尽管世人早就有过教训：一切敌对行为都不理智。可惜我们不得不清楚地认识到并承认：广大民众从来就不会完全满足于一种仅仅着眼于公共福祉的理念；在芸芸

[15] 此处的“世界语”原文是：Esperanto，“世界语”是1887年由波兰医生柴门霍甫（L. L. Zamenhof）创始的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言，曾风行一时。后逐渐式微，此处所说的世界语是指拉丁语。

[16] “学者共和国”德语原文是 Gelehrtenrepublik，是指伊拉斯谟所期盼的人文主义思想界。

众生的心目中，除了爱情的力量之外，仇恨也要求有施展自己力量的不可告人的权利呢。个人的利己主义只想从任何一种理念中迅速获取个人的好处。具体的事物——近在咫尺的事物往往要比抽象的事物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因此，任何一个不是宣扬理想的口号而是宣扬敌对的口号的人在政治领域中往往最容易找到追随者。而树立对立面则唾手可得，玩于股掌之上，可以是一个社会阶层和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敌对，一个种族和另一个种族的敌对，一种宗教和另一种宗教的敌对，因为狂热最容易点燃起自己罪恶的仇恨火焰，与此相反的是，一种仅仅起到凝聚力作用理想——一种超越国界的理想、一种所有世人的理想，像伊拉斯谟这样的理想，对虎视眈眈面对自己对手的年轻人来说，显然缺少视觉上的深刻印象，像伊拉斯谟这样的理想从不会像傲慢的乖戾之人^[17]那样给年轻人带来巨大的诱惑。傲慢的乖戾之人任何时候都会指出自己国界那一边的敌人和自己宗教团体之外的敌人。因此，这类派别的思想鼓吹者总是比较容易将人们永远不满的情绪引领至某种特定的方向。然而，人文主义——不给激烈的仇恨情绪留下任何空间的伊拉斯谟精神——却像英雄般似的将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放在一个遥远和几乎看不见的目标上。话又说回来，只要民众依然是伊拉斯谟精神梦幻之中的民众，只要统一的欧洲还一直没有成为现实，伊拉斯谟精神是而且始终是一种精神贵族的理想罢了。所以，这样一些追求世人最终将会互相理解的人——他们既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深知人的本性的智者——他们必然明白：他

[17] “傲慢的乖戾之人”，是茨威格暗喻加尔文、希特勒等这样一类人。

们的事业一直会受到永远是非理性的狂热思想的威胁。他们必须怀着献身精神始终意识到：在各个时代，汇聚在人的本能最深处的狂热思想的洪流将会气势汹汹地一再淹没和冲垮理性世界的各种堤坝——几乎每一代新人都要经历这样一番挫折，而每一代新人在道义上的义务就是要内心毫不困惑地经受住这种挫折。

伊拉斯谟个人命运的悲情恰恰在于：他——这位众人之中最不狂热的人和最反对狂热的人被卷入到历史上群众性宗教狂热最野蛮的一次发泄之中^[18]，而恰恰又是在超越国界的理念^[19]第一次以胜利的光辉普照欧洲的时刻。一般说来，那些我们称之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根本不会被当时活着的民众意识到。即便是战争的狂风巨澜在人类早期的若干世纪内也仅仅冲击到个别的部落、个别的地区。况且一般说来，像伊拉斯谟这样的有识之士是能够在社会的大动荡或者宗教的大辩论中成功地置身于混战之外的，他能以冷漠的心态对政治狂热视而不见——歌德就是这样做的一个最好范例。歌德在拿破仑战争的乱世之中依然能不受干扰地从事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创作。不过，有时候——这在历史的长河中非常罕见——对立双方的紧张局势会达到如此白热化的程度，以致整个世界就像一块布似的被撕裂成两半，而这样一个巨大的裂缝就会横亘在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每一幢房屋、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心中间。来自狂热民众的巨大压力会将个人团团围住，个人无力抵

[18] 这是指文艺复兴后期兴起的宗教改革，在狂热的天主教徒和狂热的福音派新教徒之间展开激烈的流血斗争。

[19] 超越国界的理念是指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统一欧洲精神文明的理念。

挡，个人面对集体的疯狂无法拯救自己。面对这样一种惊涛骇浪的猛烈冲击就不可能还会有安全的避风港——不可能还会有任何僻静的栖息之地。这样一种处处把世界完全分裂成两半的现象很可能是起因于一个社会问题，起因于一个宗教问题，或者起因于任何一个其他的思想理论问题所产生的对立双方的摩擦，但是，不管起因于哪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始终是狂热思想在作祟，是狂热思想在煽风点火，是狂热思想要煽起积蓄的仇恨力量。而恰恰是在民众疯狂到了好像是世界末日降临的这样一些时刻，战争狂魔最容易挣脱理性的枷锁，毫无顾忌和幸灾乐祸地肆虐于世界。

个人的意志在民众疯狂和世人分成宗派的时刻无能为力。有识之士想要远离尘嚣静心观察思考，纯属徒劳。时代会迫使他卷入乱哄哄的纷争之中，不是属于右派就是属于左派，不是加入这一派就是加入另一派，不是赞成这一派的口号就是赞成另一派的口号；所以，凡是遇上这样的时代，在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好斗者中间，已不再会有人还有勇气、还有力量、还有道义上的决心愿意成为一个公正的人——一个不愿意屈服于宗派疯狂的人和一个不愿意屈服于思想偏激的人。而伊拉斯谟个人命运的悲情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开始。作为第一个德意志宗教改革家的他^[20]曾寻求按照理性的法则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其实他是唯一的一位宗教改革家，因为其他的人与其

[20] 15世纪和16世纪的荷兰名义上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伊拉斯谟出生于1469年，1511年出版抨击天主教会弊端的《赞美傻瓜》。马丁·路德出生于1483年，1517年10月31日公布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故茨威格说伊拉斯谟是第一个德意志宗教改革家，当然仅限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含义。

说是宗教改革家不如说是宗教革命家。然而命运却使他——一个目光远大、善于思考的哲人兼进化论者遇上了马丁·路德^[21]——一个诉诸行动的人和革命家：一个具有魔力而被德意志民众的暴力暗中牵着鼻子走的人。马丁·路德博士用农民般粗壮的铁拳一下子就粉碎了伊拉斯谟用一只仅仅能握住笔杆的纤巧的手^[22]勉力而写的婉约生动的一切思想言论。尔后，基督教世界——欧洲世界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长达数百年之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对抗，北欧和南欧互相对抗，日耳曼人和罗曼语族人^[23]互相对抗——而在这样的时刻，对一个德意志人——一个西方人来说只有一种选择——一种抉择：不是站在教皇这一边就是站在路德这一边，不是崇奉天主教会的赦罪权就是崇奉福音之道^[24]。但是，在引领时代的人物当中，唯独伊拉斯谟拒绝采取宗派立场——这正是值得后人缅怀的行为呀！他既不站在教会这一边，也不站在宗教改革这一边。因为他对双方都难以割舍，他不能割舍福音派的教义，因为他出于信念第一个要求有福音派教义并促使福音派教义的产生，他也不能割舍天主教会，因为他要在天主教会内部捍卫一个濒临崩溃的统一世界的最后精神形式。可是，在他的右边是偏激，在他的左边也是偏激，在他的右边是狂热，在他的左边也是狂

[21]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16 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倡导者。参阅《注释》1483 年记事 [2]。

[22] 马丁·路德体魄粗壮，伊拉斯谟身材瘦小。

[23] 罗曼语族人，包括今天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等。

[24] 新教信奉《圣经·新约》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基督之道（福音之道），故新教又称福音派。

热。而他——一个始终不渝反对狂热的人——既不愿意为这一边的偏激效劳，也不愿意为另一边的狂热出力，只愿意事奉公允——这是他自己的永恒尺度。为了从这样一种纷争中拯救普遍的人性——共同的文化财富，伊拉斯谟要站在中间——因而也是最危险的位置——充当调解人，然而无济于事！他试图赤手空拳调和冰炭——使这一边的狂热分子和那一边的偏激分子都不计前嫌：这样的努力纯属白费力气，因而也是加倍的了不起！起初，两个阵营里的人都不明白他的态度并且都希望能够争取他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因为伊拉斯谟一贯言辞委婉。可是，当两个阵营里的人刚一明白，自由自在的伊拉斯谟不会对任何自己不了解的看法表示尊重和效忠以及不愿意袒护任何教条时，憎恨和嘲讽便从左右两个阵营劈头盖脸向他袭来。由于伊拉斯谟不愿意依附任何一派，所以他和两派都闹翻了。伊拉斯谟说，“在教皇派看来，我是皇帝派，在皇帝派看来，我是教皇派。”^[25]新教的马丁·路德厉声诅咒伊拉斯谟的名字，天主教会则再次将伊拉斯谟的全部著作列入“教廷禁书目录”。不过，没有哪种威胁和没有哪种咒骂能够使伊拉斯谟投身这一派或者那一派。伊拉斯谟说，我不愿意属于任何一派。他始终将自己的座右铭：“人就是要为自己而思想独立”——他的信念付诸行动直至生命的最后。按照伊拉斯谟精神，有识之士在面对政治人物——面对那些将民众引向偏激的领导和误导者们的时候就有义务成为一个明白人和一个调解人——一个冷静克

[25] 中世纪的欧洲有两大敌对的政治派别：归尔甫派（Guélfes）支持罗马教皇；吉伯林派（Ghibellines）支持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